宋文鑑目錄

卷十五

胡寅進萬言劄子
胡寅請持三年之服
高宗祭燕鷃鵠文
陳公輔論王安石學術壞人心
潘芳大全上史丞相啓
潘芳大全于倉使薦書啓
王十朋輪對劄子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王十朋上殿劄子一
王十朋上殿劄子二
王十朋再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乞劾劄子
王十朋上舍試策第二道
王十朋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王十朋劉方叔待評集序
王十朋待士說
王十朋三不能戒

張九成賀王兵書啟

楊萬里請罷毬馬之娛

楊萬里論神威

楊萬里請議紀綱法度

楊萬里論勿以小折自沮

楊萬里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楊萬里論邊地鄉兵之法

宋文歸目錄卷十五終

茅坤曰君親大義説得凜然

宋文歸卷十五

竟陵鍾　惺伯敬父點次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叅閱

胡寅進萬言書劄子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君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畧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愁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

文物。靡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遠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以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還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延。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

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

鍾惺曰。正人正氣。正言正色。千古不能磨滅。

茅坤曰詞旨悽惻不忍多讀

胡寅請持三年之服

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伏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歛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地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

後除服猶當草藁景之薄衰紀以三年為斷不朕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一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耗諰無闢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

[illegible]之恩悉歸於
[illegible]禮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
[illegible]者也。今日行禮一本未盡是爲不誠不信。它日追悔尚

鍾惺曰。此眞儒有經有權之言。與尋常論孝論禮者不同。

高宗祭赤鸚鵡文 并序

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以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為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故高宗親為文祭之云

金距絳囊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纓羅闘如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鐖則附曰忠自知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讙似云胡委羽歸瑰鶉尾殢有鳥來朝無雉漸肯為儀曆仍

輝祀。尚饗。

鍾惺曰。情事悲酸。真堪隕涕。

李坤曰引數瞰作話另般其心

陳公輔論王安石學術論人心

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罪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
安石之言空其無氣節忠義也
鍾惺曰持正之文

孫鑛曰琢句妙在無斧鑿痕

楷芳大全上史丞相啟

索長安之米擬就辟書伏光範之門尚干賓謁特有惓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四六儀圖愛助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翕受敷施亦虞舜舉皋陶之意它無求於公者聽之竊惟國家閒暇之時當思文武長久之術況外夷之雲擾貴內治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緩苞桑之慮國虛難動民困易搖豈特謀國之數公知諱用兵之兩字肰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翕者未始不張令遠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氣先竭百為弗開羣材付之乍俟以作賢正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亦偏為赤子為龍蛇未始

顧澣麟曰當時切寔經濟俱道出不徒以字句稱工

得敵情之實以皮幣以犬馬但云量自力之空軍籍既隱於蔽蒙將材又死於娼嫉弁師未練馬政不脩鑿斯池築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矛孰能遏再鼓之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朝廷每有是言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為此論惟事事備乃可無患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周得上策漢得中策將安決矗治內種治外責懇宜分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三大鎮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陸遜之規模力行晁錯充國之論議移江上之屯於淮上實關表之粟如關中使權守衛之方漸講招懷之畧衆犬方猜則養威持重兩虎既傷則取亂侮亡是為屈羣

策以共圖矣至無寸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出於茲孰若折千里之衝早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而任則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恤草野之私言勤遑梱棘之戾奠日月逝矣風雨萃之無謂天變不足慮人言不足從廣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恭惟其官堪輿間氣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曀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調更化琴瑟之絃復享和戎金后之樂如將道古今而譽德亦可忍簡策以新功肰太師維垣輔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此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莫先於無病止車當在於未奔相亦惟終邦其無斁如其著拙由地稟猶不時

宴獨竊考治亂之原知當謹幾微之會貧賤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而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門下願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薦之吾相欲令主金耀之書謀及乃心則姑願應銅梁之疏仰勸大播盡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心之元老一毫有補萬死亦甘平津之招賢有三惜雖受汲生之戇洛陽之太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鍾惺曰意所欲言無不曲盡言之所至無不工巧四六之妙無其極矣

楮芳大全于倉使薦舉啟

鐵硯關心莫續盤洲之地脉繡衣具眼好開泮水之天荒雖離齊了無先事之容而啐啄或有同時之理不孤此志端係其逢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之宗主盡在是故當世之豪傑皆歸之陳後山之在徐嘗賦稻田待公秧之句黃山谷之游魏亦識小草有遠志之詩皆由郡文學之臣自負墨客鄉之列品題一出聲價培增遂令四學士之名等華岳而俱重以至六君子之選與星日以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必崇正鉅儒之繼作則文人才士又爭趨軒輊係於一言榮辱著於萬世賜之許可得所歸依伏念某骨相郊寒性

秉坤曰純以韻趣勝人脫盡宋儒習氣

貧參魯付悲歌於長鋏每思看劍之文成尉滄諸矜短髮自喜床頭之易在重親白髮一第青衫將盤珊於簪楚之塵乔長轉於籧籃之登雨霽爾欵七見梅春訪三洪之謀於故國之中拜一范之像於公堂之上枕湖光而醒夢何嫗書懶望之嘲餐山色以療饑敢為飯不足之嘆顧此游之不惡知其命之將通道日中朗使星下燭宗武精文選之與謂然見於絲衣淵切讀山海之經傳顧言於春酒凡博我以文之意皆教之為善之思剏當行部見學官之時得與摳衣侍先生之教權輿有主料理無難雖駿奔策馬之不前狀見驊求鷄之貴果晝驅窮鬼坐待東君伏遇其官盛世模型清朝桂屏揆遂詰之丘

索奥心洙泗之間。紬秘府之圖書。步武蓬萊之頂。斜飛背日。鳳騫觀
風。以胸中之鏡。而暎世吏之百奸。以附後之方。而起瘡痍於九殞。且
力扶於公議。每樂得於英髦。已多桃李之芬芳。昔使節旌之泠落。遂
忩躍治。有覲賞。晉能爲縣題。收作侯邦之下客。想應藉手。遅隨相館
之翹材。禱懇惟深。鋪陳莫既。

鍾惺曰。吐詞清雋。絕似唐人中晚詩。遂開宋詞一派。

顧夢麟曰金而遼遼而元宋終以不備而亡此言若持左券

王十朋輪對劄子

臣一介微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

葛霽曰倉卒用人以人望為主是第一要着

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御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望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雖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議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

所人如此令若内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師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内為讒邪之所媢忌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

以寬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敎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荊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屛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鍾惺曰明薦張浚却不說出以待君之自悟可見古之善諫君者雜瀝肝膽之言於中不無權術

楊彝曰論氣字深細發前人所未發

王十朋上殿劄子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闢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辨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

茅坤曰言至論

呂鏞曰古今和議得失數語道盡

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關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後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

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故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膺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犄角。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為保

陛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
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
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
而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
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
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
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發而已。

鍾惺曰。宋始終誤於和議。着只是一輩庸君臣氣餒耳。此疏拈出
一氣字。鼓舞激發。如良醫洞見其受病之根。而用藥雖苦心妙劑。

亦無奈膏肓之不可療矣。

贊曰引往事甚

王十朋上殿劄子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湯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黄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廸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

魯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爲元樞。用歐陽修爲參政。治平之治。寔歸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除。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爲。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共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

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慢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內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舉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內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鍾惺曰。以論相責君。是致君之第一義。

[illegible]終

王十朋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

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倣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黼矣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訟而造錯人之口可謂愚言委任忠隨而造百端譖毀可謂殺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臣藩大郡而當奸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密邇王都最為大府浩嘗為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職名罷鼎遠竄之二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或功不專

於舜也。

鍾惺曰。意雖不奇。然聽其言甚厲。

孝坤曰讀之忠義之氣凛然

王十朋自劾劄子

臣天資愚戇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茅聞醜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臣常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寔敬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虜果南侵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

顧夢麟曰說出浚忠大義凛當時主和議者罪通於天矣

又乞陛下不惑羣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勸陛下破羣議而用浚臣不為無力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奬諭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灾樂禍者横議蠭起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説勸陛下以剛大為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吊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内修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衄為羣議所摇朕異

論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薄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爲後圖如臣狂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後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朝廷失刑歟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竄殛以塞羣議

鍾惺曰讀之錚錚有聲似從鐵肝石腸中得來

王十朋上舍試策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治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其為忠臣其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艸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

鍾惺曰老氏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當與此同解

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于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鏟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服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泝為崖異斬絕之行自廉恥之風衰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

孝坤旻
復又論

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剏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東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爲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足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

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
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
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宗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
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首文翁興學校
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
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
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
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虛名也言言之烈史臣
之所以贊潁陂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賦真卿秀寔行非

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七人之中溪喜全節之張延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貴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溪喜義門之孝知本箸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繇此塗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楊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公耻端有旨哉雖肰班史之公耻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異於刻

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巳成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鍾惺曰三代不言聖人五常不談王道史家立傳或儒林或循吏或逸民或獨行亦不過因時之所貴而貴之未必有心而一經梅溪道破則又不似無心者由此觀之則梅溪高識冷眼文在井史之

者之上矣。